



总主编 拉巴平措 陈庆英

执行总主编 张云

副总主编 巴桑旺堆 周源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西藏通史

吐蕃卷 下

张云 林冠群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总主编 拉巴平措 陈庆英

执行总主编 张云

副总主编 巴桑旺堆 周源

བོད་ཡུལ་ཕོ་བྲང་ལོ་ཐོག་གི་ལོ་རྒྱུས་ལྟར་གྱི་ལོ་ཐོག་ 西藏通史

吐蕃卷

下

张云 林冠群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通史·吐蕃卷: 全2册/拉巴平措, 陈庆英主编; 张云, 林冠群分册主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80253-824-5

I. ①西… II. ①拉…②陈…③张…④林… III. ①西藏-地方史-古代②吐蕃-民族历史
IV. ①K297.5②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9883 号

西藏通史·吐蕃卷

张云 林冠群 主编

责任编辑 冯良 永红 杜冰梅
封面设计 李建雄
藏文编辑 南加才让
特邀编辑 梁俊艳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1
字 数 1062 千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824-5/K·430
定 价 112.00 元(精装)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下 编

第十章 吐蕃的行政建制与人口

松赞干布时期，为巩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政权，对所辖领土进行了区域划分，形成了五茹、十八个地区势力范围、六十一个千户和戍边三军的管理格局。这些制度及管理模式，不仅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的青藏高原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吐蕃势力向青藏高原周边地区扩张后，对新占领区域其他民族的管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敦煌汉、藏文文献中记录了诸多吐蕃统治期间的新的管理形式与制度。

第一节 吐蕃五茹

一、“茹”的含义与功能

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囊日论赞继位后，继承其父达日年塞的未竟事业，消灭了桑波杰部，将雅莫纳希（ཡར་མོ་ལྷ་བཟི）之帕格永瓦纳（པག་གི་ཡུང་པ་ལྷ་མོ）以下，工域哲纳（གྲོང་ཡུལ་བྱེས་ལྷ་མོ，今工布、林芝县）以上及艾波（ངས་པོ）诸地，相当于今天念青唐古拉山两侧的广大地区，纳入赞普的辖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赞普还诏谕改艾波为澎域（འཕག་ཡུལ་），澎（ཕག），即广阔、宽广、富裕之意。随后，藏蕃（亦即后藏）王玛尔蒙（མར་ལུག་）被其大臣琼保邦色苏孜（ཁྲུང་པོ་ལྷུང་མང་བྱེ་ཙེ）砍杀，藏蕃之地归属赞普；达波地方为悉补野使臣桑廓弥钦（སེང་གི་ཕྱི་ཆེན་）收复，归属为赞普王土。可见，到囊日论赞之时，除卫地大部、上阿里和下多康等地外，整个后藏、达波和卫地的一部分均成为吐蕃王朝初期的管辖范围，为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奠定了基础。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后，将所辖区域划分为“五大茹”（པ་ཆེན་ལྔ་），

茹除具备行政职能外，还是一级军事组织，是吐蕃王朝时期最高一级的区划。五茹作为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王朝大法（*བྱུང་ཁྲིམས་ཆེན་པོ་*）规定内容之一，应当具备行政区划管理体系中的辖域、边界、行政中心、层级等基本要素。

首先，五茹是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对疆域的基本划分模式，是吐蕃王朝对领土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形式。各茹有自己的管辖区域，成书于1564年的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对其所领区域的范围有一粗略记载，详见下文列表。

其次，是区域界线的划分与界定。《贤者喜宴》云：“据说，噶尔（*མགར་*）与达杰（*དར་བྱུང་*）设置了‘奎’（*ཁྲོད་*）。首先，划分茹仓（*རྩ་མཆོམས་*，即‘茹界’）。”^① 界线不仅是行政区划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构建王廷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是行政中心。文献记载了五茹的中心，但此中心是区域的位置中心还是行政治所所在，尚不能严格确定，相关内容详见下文列表。在职官管理制度上，各茹置茹本（*རྩ་དཔོན་*），为最高行政长官。

第四，行政区划层级。五茹之下，有六十一“桂东岱”（*གོང་ཁྱེད་ལྗོངས་*）之设。“所谓桂东岱，每如有八个东岱、一个小东岱及一个近卫东岱（*ལྷོ་ལྗོངས་གཞི་*），总共计有十个东岱。”^②

“茹”作为吐蕃王朝社会管理的基础，对整个吐蕃王朝及其之后的西藏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吐蕃的五茹

吐蕃的五茹，分别为卫茹（*དབུ་རྩ་*，意为中翼，又译作“伍茹”）、天茹（*གཡོན་རྩ་*，意为左翼，又译作“约茹”）、叶茹（*གཡས་རྩ་*，意为右翼）、茹拉（*རྩ་ལག་*，意为支翼）和苏毗茹（*སུམ་པོ་རྩ་*，又译作“孙波茹”）。学术界亦有提出将象雄（*ཁང་ཁུང་*，又称“象雄赤迪”，*ཁང་ཁུང་ཁྲི་ལྗོངས་*，意为象雄万户）加入到“五茹”行列，并称之为吐蕃“六大茹”。^③

有学者认为，吐蕃的诸部与唐朝行政区划相比较，相当于“道”一级，而唐朝的“道”级区划，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行政编制，没有实质上明确的行

①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②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③ 《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划沿革研究》，第7页。

政区域和固定官员。吐蕃“茹部”不但是一级行政区划，而且有“茹本”“万户长”等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也是军事组织。从这个角度讲，唐王朝的“道”和吐蕃的“茹部”，虽在外在编制形式上相同，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①

五茹的四至，《贤者喜宴》有详细的记载，^②《西藏自治区志·民政志》对其今地范围作有具体说明，^③详见下表：

茹	《贤者喜宴》所记四至		今地范围
卫茹 / 伍茹	东	沃喀(འོལ་ཀ, 沃喀宗, 今山南地区桑日县东部)之秀巴奔敦(ཐུག་པ་ཐུན་བདུན, 意为柏树七兄弟)	大体包括今拉萨城关区、堆龙德庆、曲水、当雄、达孜、林周和墨竹工卡县等区域。
	南	玛拉拉举(མ་ལ་ལ་བརྒྱུད, 即马拉山脉, 雅鲁藏布江和吉曲河之间的山脉)	
	西	宿尼木(གཞུ་སྟེ་མོ, 今拉萨市尼木县)	
	北	扎之朗玛格浦(མཁའ་ལྷ་མོ་མཁའ་ལྷ་མོ་མཁའ་ལྷ་མོ)	
	中心	以拉萨小昭寺(ལྷ་ས་ར་མོ་མོ, 今拉萨市区小昭寺)	
天茹 / 约茹	东	工域哲纳(གྲོང་ཡུལ་བློ་སྣ་མེ, 今林芝地区林芝县东部)	大体包括今乃东、琼结、扎囊、贡嘎、浪卡子、洛扎、错那、措美、隆子、曲松、桑日、加查、朗县、米林、林芝县等区域。
	南	夏乌达果(གཤམ་ལྷ་མོ་མོ, 今错那县勒布区夏乌村)	
	西	喀惹康孜(ཁ་རྩ་གྲོང་མཚེ, 今浪卡子县白地河喀惹雪峰)	
	北	玛拉山脉(མ་ལ་ལ་བརྒྱུད)	
	中心	雅隆昌珠(ཡུལ་ལྷ་མོ་མོ་མོ, 今乃东县泽当镇昌珠寺)	

① 端智嘉著, 佐戈·卡尔译:《吐蕃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官僚制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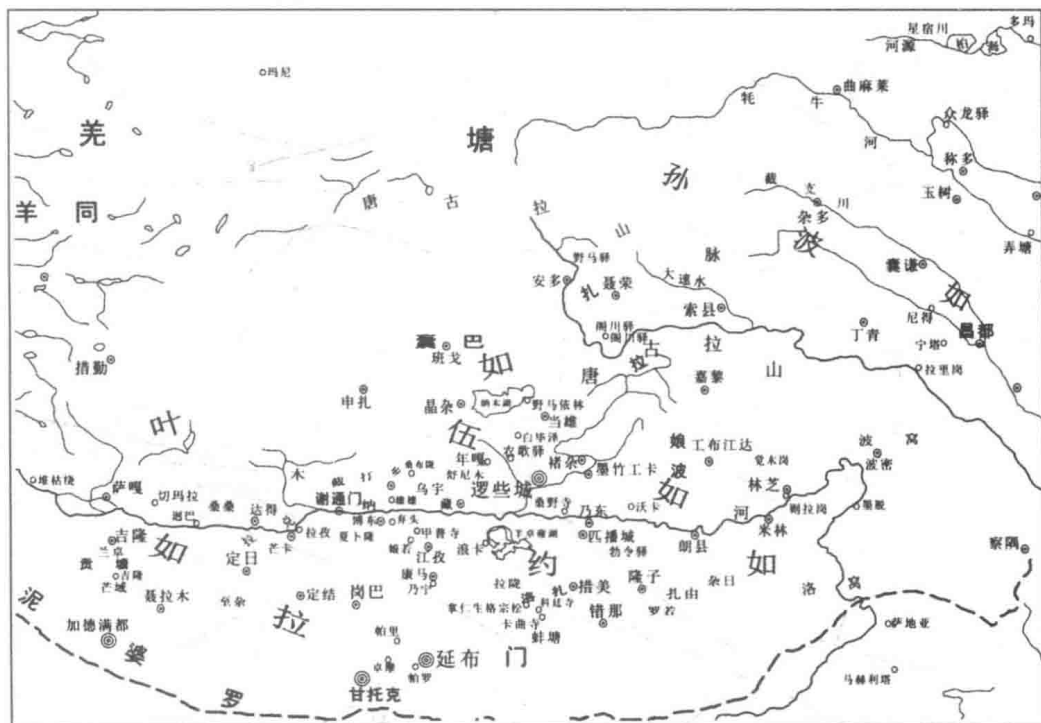
③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民政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续表

茹	《贤者喜宴》所记四至		今地范围
叶茹	东	扎之朗玛格浦(ཕགས་ཀྱི་ལྷང་མ་གུར་ཐུབ)	大体包括今南木林、仁布、尼木、谢通门、昂仁县等区域。(据《隆多喇嘛全集》载,伍茹与天茹共辖大地方 203 处。见木版书,va 函。)
	南	聂拉木雅波纳(གཉལ་ནི་གཡག་པའི་ལྷ,今聂拉木县境)	
	西	切玛拉古(ཁྱེ་མ་ལ་དབུ,今日喀则地区昂仁县皆玛拉山)	
	北	弥底曲那(མྱི་ཉི་ཐུ་ནག,今那曲地区嘉黎县迈底卡)	
	中心	香之雄巴园(ཤངས་ཀྱི་ཞོང་པ་ཚལ,南木林县雄巴)	
茹拉	东	强木尼扎(རངམ་ན་བཀ)	大体包括今萨迦、定结、定日、聂拉木、拉孜、白朗、江孜、康马、岗巴、亚东、日喀则市等区域。南泥婆罗之朗纳(བལ་པོ་ལྷང་ལྷ,今尼藏边界)。
	西	拉金雅弥(ལ་གེམ་གཡག་མིག)	
	北	切玛拉温(ཁྱེ་མ་ལ་ཐུན)	
	中心	柴之杜巴纳(ཐང་གྱི་དུར་པ་ལྷ)	
苏毗茹	东	聂域朋纳(གཉེ་ཡུལ་ཐུམ་ནག)	大体包括今洛隆、丁青、类乌齐、巴青、索县、比如、嘉黎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大部地区。
	南	弥底曲那(མྱི་ཉི་ཐུ་ནག)	
	西	耶夏当波切(ཡེ་མ་ཤངས་ཐྱིངས་པོ་ཆེ)	
	北	纳雪素昌(ནགས་ཤོད་གཟི་འཕྲང)	
	中心	仓甲雪达巴园(ཐུ་ཤོད་ཐུག་པ་ཚལ)	
象雄			大体包括今阿里地区全部及日喀则和那曲两地区的部分,即吉隆、仲巴、萨嘎、那曲、班戈、申扎、聂荣、尼玛等县,以及今拉达克和尼泊尔的亚泽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地域。

各茹的划分,从自然地理单元上也有其规律性,伍茹与约茹为卫地(དབུས་ལ་དབུ་རུ་དང་གཡོན་རུ)区划,叶茹与茹拉为藏地区划(གཙང་ལ་གཡས་རུ་དང་རུལག),苏毗茹在卫藏四茹的东北地区,为附属区划(ཡན་ལག་གསུམ་པའི་རུ)。

除“苏毗茹”外,其他各茹各分上下两部,每部有将军一人,副将军(护军)一人,即每茹有将军和副将军各两人,都称作“茹本”。茹下各部有自己的旗帜,马匹的颜色亦各不相同。



吐蕃五茹方位图

第二节 六十一东岱

茹级区划之下，有称作“桂东岱”的二级区划。

“桂东岱”，藏语作སྒྲོང་ཁྱེ་སྒྲོང་ཁྱེ。其中的“桂”（སྒྲོང་），《贤者喜宴》释为“高等属民从事军务者之名称”，即对武士阶层的称谓，与平民（པལ་ཆེ）对应。སྒྲོང་ཁྱེ，意为“千部”或“千户”“千户所”，其首长称“岱本”（ཕྱིང་པོ་ན་），即千户长，《汉藏史集》中译为“部落使”。因此，“桂东岱”的含义就是“武士千户（部）”或“军事千户（部）”。

这一级区划亦是按地区划分，直属于茹级区划。卫茹、约茹、叶茹、茹拉、象雄各10个千户，苏毗茹有11个千户，共计“六十一千户”（སྒྲོང་ཁྱེ་བཅུ་གཅིག་）。其中，除苏毗茹有11个东岱外，其他各茹的10个东岱分别由8个东岱（སྒྲོང་ཁྱེ་བཅུ་རྒྱུ་）、1个小东岱（སྒྲོང་ཁྱེ་ཆུང་）和1个侍卫东岱（སྒྲོང་ཁྱེ་པོ་སྒྲོང་ཁྱེ་）

组成。^①

千户的名称、数目、所隶属的贵族部落等，在《贤者喜宴》与《五部遗教·大臣箴言》的记载中有所差异，这里以《贤者喜宴》为主，综合二者内容，将千户及其所属的贵族势力列表如下：

茹	方位	东岱名称	所属骨系(姓氏)
卫茹	上卫茹	托岱(རྟ་དེ)	玛氏(རམ)和嘎瓦(ཀཔ)
		岱仓(ལྷེ་མཚམས)	
		迥巴(ཅོམ་པ)	觉热(ཅོག་ར)
		支仓(འབྲི་མཚམས)	
		叶惹小东岱(ཡེ་རེ་སྒྲོང་བུ་རྩུང)	阐卡(བརྟ་ཀ)
	下卫茹	秋仓(ཕུགས་མཚམས)	
		章仓(འབྲང་མཚམས)	
		吉堆(རྒྱུད་རྩེད)	贝氏(བཟས)
		吉麦(རྒྱུད་མེད)	
		东侧侍卫队(སྒྲོ་སྒྲུང་གར་ཕྱོགས་པ)	
天茹	上天茹	雅隆(ཡར་ལུང)	年(གཉགས)和蔡邦(ཚེ་སྤང)
		青隆(འབྲིང་ལུང)	
		塔波(དགས་པོ)	洛(ལྷོ)和琛(མཆིམས)氏
		聂尼(ཉག་ནི)	
		洛惹小东岱(ལོ་རེ་སྒྲོང་བུ་རྩུང)	

① 《贤者喜宴》之汉译文参考黄颢先生节译文，《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续表 1

茹	方位	东岱名称	所属骨系(姓氏)
夭茹	下夭茹	亚仓(ཡར་མཚམས་)	那囊(ན་ནམ་)和娘(མུང་)氏
		玉邦(གཡུ་འབངས་)	
		聂(དཟལ་)	絀(琛,མཚམས་)、聂瓦(སྟེ་བ་)
		洛札(ལྷོ་བཀ་)	
		北侧侍卫队(སྤྱི་སྤྱོད་བྱང་ཕྱོགས་པ་)	
叶茹	上叶茹	东钦(སྟོང་ཆེན་)	琼保(ཁྱུང་པོ་)氏
		香钦(ཤངས་ཆེན་)	
		朗弥(ལང་མི་)	巴曹(པ་ཚབ་)
		颇噶(པོ་ད་དཀར་)	
		香小东岱(ཤངས་སྟོང་བྱ་རྩུང་)	仁列恰(རིང་སྟེ་བྱ་)
	下叶茹	年噶(ནེན་ཀར་)	郎巴(ལངས་པ་)
		章仓(འབྲང་མཚམས་)	
		波惹(པོ་རབ་)	桂氏(མགོས་)
		松岱(གཟོང་ཞེ་)	
		西侧侍卫队(སྤྱི་སྤྱོད་རྩུབ་ཕྱོགས་པ་)	
茹拉	上茹拉	芒噶尔(མང་ཀར་)	没庐氏(འཕྱོ་)
		墀松(ཁྱིམ་སོམ་)	
		仲巴(བློམ་པ་)	周氏(སྤྱོ་)
		拉孜(ལྷ་ཙེ་)	
		措俄小东岱(མཚོ་སྟེ་བྱ་རྩུང་)	周氏(སྤྱོ་)

续表 2

茹	方位	东岱名称	所属骨系(姓氏)
茹拉	下茹拉	娘若(མྱང་རྩ)	没庐(འཛོ)与琼保(ཁྱང་པོ)
		墀塘(ཁྱི་འཐང)	
		康萨尔(ཁང་སར)	协盖与桂氏(མགོས)
		开扎木(གད་པམ)	
		南侧侍卫队(སྤྱུང་ལྗོངས་ཐུགས་པ)	
象雄	上象雄	俄久(འོ་ཙ)	位于吐蕃与朱固(བྱ་ཁྱ)交界之地
		芒玛(མང་མ)	
		聂玛(གཉེ་མ)	
		咱莫(ཙ་མོ)	
		帕噶小东岱(པ་ག་རྟོང་བུ་ཚུང)	
	下象雄	古格(གུ་གེ)	位于吐蕃与苏毗(སུམ་པ)交界处
		久拉(ཙག་ལ)	
		吉藏(གྱི་གཙང)	
		雅藏(ཡར་གཙང)	
		基德小东岱(ཅི་དི་རྟོང་བུ་ཚུང)	
苏毗		孜屯(ཙེ་མཐོན)	
		勃屯(པོ་མཐོན)	
		上桂仓(ཁོད་ཚང་རྩྭ)	
		下桂仓(ཁོད་ཚང་མྱད)	
		上炯(འཛོང་རྩྭ)	
		下炯(འཛོང་མྱད)	

续表 3

茹	方位	东岱名称	所属骨系(姓氏)
苏毗		上支(དེ་ཤིང་)	
		下支(དེ་མཐུང་)	
		卡若(ཁ་རོ་)	
		卡桑(ཁ་བསངས་)	
		那雪小东岱(ནགས་ཤོད་ལྷོང་བུ་རུང་)	

后来,随着吐蕃占领区域的扩大,又设置了同乔汉户十一东岱(ལྷོང་ཁུང་གུ་ལྷན་གྱི་ལྷོང་ལྷོང་ལྷོང་གཅིག)或称“同乔九政权部”(མཐོང་ཁུང་གི་ལྷོང་ལྷོང་ལྷོང་གཅིག),以及吐谷浑六东岱(འུག་ལྷོང་ལྷོང་ལྷོང་གཅིག)^①。

第三节 十八个行政区与三勇部

吐蕃王朝初期,划分五茹六十一东岱,统一的行政区划对吐蕃赞普加强王权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建立在新旧贵族联盟基础上的吐蕃王朝,对各贵族势力及其所辖区域亦采取承认的态度,即承认“上述诸地(即五茹)之势力范围”,并将之分为十八区。^②与此同时,还针对所管辖的区域,建立了军事建制“三勇部”。

一、十八个行政区(ཡུལ་གྱི་དབང་ཁུལ་བཅོ་བརྒྱད་)

吐蕃王朝在其统治的区域内划分十八个势力范围,与“五茹六十一东岱”并行。具体内容如下表:

①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5页。

②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区域名称	首领的骨系(姓氏)
卫茹雪钦(དབུ་རུ་ཤོད་ཆེན)	赞普君王(བཅན་པོ་མངའ་བདག་ཡུལ)
乃切宫(སོ་བྱང་ལྷ་ཆེ)	赞普众臣(བཅན་པོ་རྒྱལ་འབངས)
雅隆素卡(ཡར་ལུང་ས་སྐོག་ས་ཁ)	库(ཁུ)、聂(གཉགས)二氏
羊卓岗钦(ཡ་འབྲོག་གངས་ཆེན)	格仁五部(གུ་རིངས་ལྷེ་ལྷོ་ཡུལ)
强阿强域(འཆིང་ང་འཆིང་ཡུལ)	桂(མགས)、努(སུབས)二氏
夏乌驿站(ཧ་ལུག་ས་ཆོགས)	章杰帕阿(ཟང་རྩེ་པ་ལ)
占与雄巴(བྱང་དང་ཁོང་པ)	那囊氏(ན་ནམ)
上下察仁(བྱག་རུམ་སྟོད་སྟང)	蔡邦氏(ཆེ་སྟང)
上下藏(གཙང་སྟོད་གཙང་སྟང)	没卢(འབྲོ)、琼保(ཁྱུང་པོ)二氏
龙雪那波(ལུང་ཤོད་ནམ་པོ)	竹(འབྲུ)、秋察(བྱུག་ས་མཆོམས)二氏
澎域千户(འཕམ་ཡུལ་སྟོད་ལྷེ)	卓(ལྷོ)、玛(མ)二氏
娘绕仲巴(ཉང་རྩ་གྲོ་པ)	芝(འབྲེ)、杰(རྩེ)二氏
香与赖(ཤང་དང་ལྷེ)	齐日(ཕྱི་རི)、赖(ལྷེ)二氏
大小雍瓦(ཡུང་བ་ཆེ་ཆུང)	阐卡氏(བྱང་ཀ)
夏康三部(ཞགང་ལྷེ་གསུམ)	贝氏(བཟས)
囊惹恰贡(ནམ་ར་ཆག་གོང)	珍(འབྲིང)、恰(ཆག)二氏
当雪嘎姆(འདམ་ཤོད་དཀར་མོ)	恰(ཆག)、惹(ར)二氏
多康多钦(མདོ་ཁམས་མདོ་ཆེན)	豪奴八千户(ཆོད་སྟོང་ལྷེ་བརྒྱད)

二、三勇部(དཔའ་བའི་ལྷེ་གསུམ)

《贤者喜宴》载有吐蕃军事部落三个“勇部”(དཔའ་ལྷེ)，即“三勇部”、“中勇部”(བར་གྱི་དཔའ་ལྷེ)、“下勇部”(སྟང་གྱི་དཔའ་ལྷེ)。三勇部的具体位置如下：

所谓“三勇部”，是在昌达巴山(རི་བྱང་ལྷག་པ)以上、门地四柴卡

(མོན་དབུ་ལ་བཞི) 以下, 由没卢氏、琼氏 (ཁྱིང་)、噶尔氏 (མགར་)、努氏 (སུབས/གུབས) 及年氏 (གཉན) 等所谓之“古、久”等五部 (གུག་ཅིག་ཞེ་ཞེ) 在此为官 (དཔོན་བྱས) ……

所谓“中勇部”, 是在贝囊隆山 (རི་བོ་ནམ་ལུང་) 以上、恰贡 (ཆ་སྒོང་) 及佩 (བས) 以下, 由“十二贝佳部” (ཐུས་ཀྱི་ཞེ་བཅུ་གཉིས་) 居此, 并任那雪 (ནགས་ཤོད་) 之官……

所谓“下勇部”在玛朋木热 (མ་པོ་མ་ར་) 以下嘎塘陆茨 (ག་ཐང་ལུ་ཚོ) 以上, 由“通颊九政权部” (མཐོང་གུབ་ཐེད་ཞེ་དབུ) 及吐谷浑六东岱所据……^①

“三勇部”, 也被译作“三大戍边军 (勇武军)”。此三部的官员由赞普委派。^②

第四节 吐蕃在军事扩张地区的军政建制与区划

吐蕃王朝时期, 对外扩张战争频繁, 相继占领原属唐朝的西域南部、青海、河西陇右等地区, 这些地区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与吐蕃本部存在差异, 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 既吸收了新占领区原有制度的特点, 一定程度上又保留了原有部落制的成分。

一、敦煌文献所见吐蕃的“十将制”

“十将制” (ཚན་བརྒྱུ), 见载于藏文典籍《弟吴宗教源流》、《五部遗教》当中, 前者曰: “所谓的‘ཚན་བརྒྱུ’, 就是在吐蕃各茹建立的十六个ཚན和委派的十六名‘地方官’。”^③

①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35页。

② 端智嘉著, 佐戈·卡尔译:《吐蕃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官僚制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③ ཚན་བརྒྱུ་ནི་བོད་རྒྱ་རི་རི་ན་ལུ་དཔོན་བརྒྱུ་བཅུ་བརྒྱུ་ཡོད་པ་བྱ།, 参见底吾·廖赛 (ཕེུས་མཐོང་དེ་མཆོག་):《弟吴宗教源流》(མཁས་པ་ཕེུས་མཐོང་དེ་མཆོག་གི་ཚན་འབྲུང་གུས་པ་) (藏文本),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112—113页。

据研究,《弟吴宗教源流》所载的十将制是吐蕃时期建立的地方基层组织机构的名称,是吐蕃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区划建制中的最基层组织。但十将制并非军事机构,而是地方行政机构,是在永徽五年(654)松赞干布和大臣噶尔东赞划分桂(ཁྲ)和庸(ལྷང)的基础上建立的,两者的设置基本上同时,最晚不迟于7世纪末叶。ཁྲ与《五部遗教》所云“མི་ཁྲེ”“ཡུལ་ཁྲེ”及“ཡུལ་གུ”,分别为吐蕃王朝时期基层组织机构的四种不同名称。^①

十将制作为吐蕃地方基层行政的一级机构,如藏文典籍所载的那样,不仅在吐蕃本土实行,亦曾在敦煌、罗布泊、于阗等吐蕃占领区推行过。

据敦煌汉文文献记载,吐蕃在敦煌施行的十将制,是“部落”之下的一级基层组织,而且以左、右对称各十将的编制形式出现。^②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亦有ཁྲ(将)出现,如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文书Ch. 73, xv5写卷,其中悉董萨部落(ཁྲ་སངས་ཁྲེ་ཁྲེ)、阿骨萨部落(ཁྲ་སངས་ཁྲེ་ཁྲེ)各有十个ཁྲ(将),悉宁宗部落(ཁྲ་སངས་ཁྲེ་ཁྲེ)有九个ཁྲ。^③在敦煌古藏文写卷(如P. T. 1208、Ch. 80. V. 1、P. T. 1101、P. T. 1119等)中也有“将”的记载。将以上资料收集起来,可列出吐蕃在敦煌地区所设置的部落及其所辖“将”之间的关系:

① 熊文彬:《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tshan-bcu, mi-sde, yul-sde, yul-gru, yul-dpon》,《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② 详见敦煌文书S. 3287《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上》、S. 2228《夫丁修城记录》、P. 2162V《吐蕃寅年(822?)沙州在三将纳丑年突田历》、P. 3491V《吐蕃酉年左七将征突田簿》、P. 3774《吐蕃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等。

③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Ch. 73, xv5写卷,见F. W. 托马斯(F. W. Thomas):《与西域有关的吐蕃历史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I, London 1951, pp. 80—84; [匈]乌瑞著,吴玉贵译:《公元九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之“千户”考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页;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将——吐蕃帝国千户之下的行政组织(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载克瓦尔内(Per Kvaerne)编:《西藏研究——国际藏学研究会第六次会议纪要(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奥斯陆,1994年,第850—951页。